

探源南山谷

□休宁县石田初级中学 汪红兴

繁星在阒静的夜空中闪烁，溪水在挺拔的深山里奏鸣，凉风在清幽的山涧里逡巡。

盛夏，首次夜宿红色圣地石屋坑，皖赣边陲海拔1629.8米的六股尖脚下。

明早要去尚未正式开放的南山谷探源，心里神往。这座小山村，我来过十几次，村里都转过。2008年3月15日，还登顶六股尖迎奥运，南山谷在哪？一头雾水。

翌日晨，一行人跟着向导出发。村子两水交汇处，向左行走，这是大源，可以通往六股尖、婺源鄣山村。向右走，可以抵达高舍村。

这一说，一下子唤起了我深处的记忆，大源这条路，我是走过的，那次爬六股尖，走的就是这条。记得初始段是条窄窄的砂石路，路被装运木材的拖拉机轧得泥泞不堪，沟沟壑壑，十分难走，之后主要在箬叶林穿行。那次路边溪涧被茅草遮挡，只听水声，不见真容。

今非昔比，眼前是条宽达4米的水泥路，像条游龙蜿蜒而上。溪旁，一长溜大小各异小石潭排开，边上站立着一大排碧绿的芭蕉，像是威武的哨兵，守护着潭里的鱼。这都是货真价实的泉水鱼，全身乌黑，在这山高谷深的山涧里游弋的泉水鱼，生长缓慢，富含锌、硒等元素，成了当地特色美食，清炖、红烧、粉蒸均可，味道鲜美，打个巴掌都不放。

峡谷经过清理，露出芳容，岸边郁郁葱葱，茂林翠竹。花岗岩大理石是峡谷的主角，历经沧桑，被溪水冲刷，凹凸有致，有的像石臼，有的像宝瓶，有的像猴子，奇形怪状，巨石峥嵘，尽显阳刚之气，这是漫长的地质演变的结果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溪水是峡谷的雕塑师，清冽冽的溪水，左奔右突，浪花飞溅，发出哗哗的水声，彰显着运动的力量，这是新安源头水，每一滴都弥足珍贵。开发者为了让游人零距离嬉水，贴水修建步道，来回穿插，蜻蜓点水，自然妙趣横生。一路又设计了几座网红桥、木板桥，在上面晃悠悠，享受运动的乐趣。

山道越来越陡，景致越来越奇。向导一路不时指点。你看那是象鼻石，巨石的前头曳出一条长长的尾巴；那是龙骨石，龙头龙身龙尾一应俱全，蜿蜒游动；那是鲤鱼石，硕大的石头像条红鲤鱼在游动着，上面还长着杜鹃花。传说南山谷里有两块鲤鱼石，原本是双胞胎，部分黏在一起，结果在一个雨夜，洪水暴涨，汹涌澎湃，第二天人们惊奇地发现，鲤鱼石竟然跑到村口了，神了。

南山谷曾是红军游击队的天下。这附近山头的南瓜坞、燕窝坞、野猪塘、螺狮宕、葛藤坞等，曾经有许多红军棚。三年游击战争时期，我们皖浙赣游击队数百人，就藏匿在红军棚中，餐风露宿，过着野菜南瓜汤红米饭的艰苦生活。石屋坑村民经常冒着各种危险，千方百计为游击队运送食物，甚至流血牺牲。就在昨夜，我们听一门三忠烈的孙女张桂女说，他爷爷张志流是倪南山将军的秘书，他们平常就躲在野猪塘红军棚中。不曾想后来出现了叛徒，张志流在山头被活抓，连鞋子都未穿，后被押解到汪村乡公所，遭到敌人严刑拷打，他始终坚守秘密，最终在汪村新石桥附近被枪杀，临刑前还高呼革命口号。南山谷的密林中藏着多少红色故事，回荡过红军多少嘹亮的歌声？我一时禁不住哼起了《游击队之歌》。

石屋到了，这里原有红军医院，伤病员就在这医治，现正在恢复遗址。不远处的茶园里有个洞，几大块巨石随意地搭在上面，洞不大，能藏五六个人，当地人称这是石屋洞。这里有个美丽的传说，相传有年夏天，从婺源那边过来一位姑娘来在这采摘野菇，迷了路，于是她就在山中过起了野果充饥、岩洞栖身的艰难生活。有天，天气炎热，姑娘在洞穴里活动，不曾想惊醒了洞里的蟒蛇精，蟒蛇精追过来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准备吞食这位姑娘。姑娘赶紧往外跑，蟒蛇精在后面追，到了洞口外，眼看要追上了，姑娘大喊救命，喊声被对面山上一位打猎小伙听到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小伙连射三箭，蟒蛇精倒下，姑娘得救。姑娘为报答小伙，决定要嫁给他。他们对着一块石头祈祷：“精诚金石开”，结果大石头左右摇晃，变成了一口锅。七粒野谷投进了锅里，顷刻间，变成一锅白米饭。饭后，夫妻二人砌筑小石屋。他们在这生儿育女，子孙繁茂，遂形成今日石屋坑。神奇的故事，为南山谷增添了神秘色彩。

路越来越窄，溪水声渐行渐小，村民们正在抬石头，铺石子，干得欢，为了建设美丽乡村，村民们劲头十足。村民说以前红军棚遗址还能捡到子弹壳。

路上各类野果渐多，野生猕猴桃、野生山核桃，一串串，挤挤挨挨，缀满枝头，像是铃铛，挂在藤蔓上，虽然尚未熟，但也煞是诱人，这些野果，红军时期肯定救过不少人的命。六股尖山中的秋天，果实累累，红叶飘零，定是别样的美丽。

不知不觉间，走完了5里多路，烈日当空，汗水淋漓，来到了一片大石头前。溪水将大石头冲刷得干干净净，格外壮观。向导说，前面还有瀑布，暂时无法通行。再往上登顶六股尖，那山林中就是漫山杜鹃红和一望无际的箬叶，那要等春天来。

南山谷，一道红绿交织的自然奇观。

峡谷边的野蜂箱

野生山核桃

乡间瓜事

□当涂县实验学校（北校区） 吴 静

午后，乡间小院的大门是敞开的，一只家狗伏在葡萄架下，支棱着耳朵打着盹。翡翠般的藤蔓爬满院墙，微风拂过，空气里流淌着软软的绿意，丝瓜花正开得金黄灿烂。这是乡间最俗常平和的画面。

丝瓜有旺盛的生命力。国学大师季羡林称赞丝瓜神奇，能够在沉默中创造生命的奇迹。在乡下，砖缝里，猪圈旁，一把瓜籽，一片土壤，丝瓜便蓬蓬勃勃，势不可当。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，它们满怀心事，各有打算。你饮雨水，我啜清露，当第一片蜗牛触角般翠绿的茎芽悄然而出，它毕生的攀爬也开始了，一边开花，一边结瓜，奔放恣意，生生不息。

丝瓜，是瓜族的美人，绿萝裙，小黄花，细软蛮腰，盈手可握，纤巧的果低垂于藤蔓之下，长长短短，悠哉游哉，如白月光，一身沉静。画丝瓜，该用一颗禅心，深深浅浅，泼墨写意，末了，再横贯一笔。

《诗经》云：“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。”经历整整一个蝉声飞扬的夏，丝瓜的梦也次第清醒。炎炎烈日，胃口不佳，幸有菜蔬可亲。取二三根丝瓜，刮皮切段，植物油下锅，佐以红椒片、姜丝爆炒，加盐少许，一素到底，盛入莹白的瓷盘里，一眼望去，山水清明。

“老大则如杵，经络缠纽如织成，经霜乃枯，涤釜器，故村人称为洗锅罗瓜……”《本草纲目》中对丝瓜络如是介绍。落了几场秋霜，丝瓜成熟，除去干瘪的果肉和饱满的子实，只留如网如织的经络，可洗碗涮锅，也可用来洗澡。

老丝瓜柔软，却又强韧无比。大抵，人间草木，菜蔬瓜果，一旦经霜，便如涅槃重生，伪饰、浮华、虚妄统统褪去，变得简约、谦和，直至饱满丰盈。

秋意浓，成熟的气息肆意弥漫，那是乡间最华丽的时光，如梵高的油画，温暖明亮，让人心安。秋阳里，大大小小的南瓜，端坐于屋檐之下，静若处子，矜持有加。

齐白石老先生曾画过一幅《南瓜图》，寥寥数笔，自有意趣。小院之中，蜂蝶环绕，瓜藤盘桓缠绕，瓜叶翠绿肥厚，金黄的南瓜花，状若喇叭，或直立，或鼓斜，清风徐来，花朵颤颤巍巍。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，憨态可掬地坐在地下，天真浑朴。

南瓜入画，也入烟火。家中来客，常做的甜点是蜜蒸南瓜，取半球形的南瓜去皮，一股脑儿装满百合、红枣、红豆、枸杞，大火蒸熟，再反扣于盘中，淋上透亮的桂花蜜，美味告成。亲友团坐，闲谈说笑，白底蓝印花桌布之上，一抹温暖的橘色，缭绕着平平仄仄的香气。取小勺先掏个小口儿，送入口中，随即，便惊喜不已，豆香、花香、瓜香在舌尖交融起舞，软糯绵甜，挥之不去。

南瓜入菜，古人颇有讲究。清代美食家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中介绍，“以南瓜肉拌蟹，颇奇。”金秋，蟹肉肥美，南瓜醇厚，两相拌食，口感丰富细腻，可佐以黄酒，美味加倍。

清代王秉衡《重庆堂随笔》载：“于九、十月间收绝大南瓜，须极老经霜者，摘下就蒂开一窍，去瓢及子，以极好酱油灌入令满，将原蒂盖上封好，以草绳悬避雨户檐下，次年四、五月取出蒸食。”作者称南瓜可与金华火腿相媲美，其味美可见一斑。

清早，在菜市巷口，常见有老农卖南瓜花，黄澄澄的，还沾着露水珠子，总会生出一种故友重逢的感动和温情。忆起儿时，母亲爱拿南瓜花蘸稀面粉油炸，绵软的花朵，经香油烹炸，酥脆得掉渣。童年清寒，母亲的妙手，让贫瘠的岁月开出朵朵鲜亮的花，在心底，永不凋零。

无数个深夜，写稿乏了，抬眼，书桌之上，一枚椭圆的小黄南瓜静立，倦意遂遁去，只留清淡宁静，一片冰心。

灌木丛里的“瓜”

□含山县林头中学 孙邦明

秋风起秋雨落，邻居露台上栽着玩的丝瓜藤，依然鲜活翠绿。瞧，那藤蔓缠缠绕绕簇拥在窗棂、墙面上，顶上的避雷针已被裹成绿圆柱，像城里装饰节日的绿扎。一只青皮丝瓜，直条条地垂下，俯瞰着人间烟火。想起儿时乡下，灌木丛里的那些泼皮的瓜来。

这些瓜，在丘陵家乡扎根犄角旮旯，盛夏开得欢、结得旺，三天两头，沧桑的老屋墙角里，又多了三两个青黄色的南瓜，毛茸茸的冬瓜；土砌香案上，带花的丝瓜，身躯舒展，青嫩憨

厚，匮乏年代它们可是我们的美味佳肴。它们像乡下孩子，本色本土，不起眼好泼皮，种在哪里就长在哪里，享受不到西瓜和香瓜的特殊待遇。西瓜种在父亲呵护的地垄上，干净的“地床”，十足的“营养”，除草驱虫松土，即使烈日炎炎亦是精心打点。而南瓜、冬瓜和丝瓜，却随意得很，栽在灌木丛生的幽中，被放逐在犄角旮旯的旷野。

泥沙地，杂草丛，或坟地边，觅得少许的灰色沃土，镰刀收拾茅草，山锄抡起坚土，捡杂石碎土块，圆圆的幽，凹进去。平均摊，最多一至两幽，移栽入草木灰育好的瓜秧子。这些瓜秧子，很是可爱，亭亭玉立，两瓣叶，像硕大的狗耳朵，亦像做广播操的孩童，双臂向上，饱满挺拔。几经阳光雨露，几日竟然粗茎叶茂起来，瞧，南瓜、冬瓜藤卷起丝，爬进蛮荒的灌木里，无拘无束地匍匐蔓延，结出的果却不同。南瓜，像挂在门口的灯笼，朝天的青色，伏地的嫩黄，麻鼓鼓的好看又好吃，下稀饭或配手擀面，绵柔可口，可解夏乏；冬瓜，表皮像是撒下了一层薄秋霜，白茸茸的像小枕头，解热嫩滑；丝瓜，最调皮，也浪漫得像缠人的女孩，藤绕一棵树，无论坟地边，或是野泡桐，或是枯树枝，一个劲地爬到它们的顶端，黄灿灿的花儿拼命地绽放，一条能弄一大盆汤，滑溜溜地泡饭，绵柔开胃。

有时想，土地里的庄稼，条件差的要数它们，窝在贫瘠狭小之地，躲在犄角旮旯里，像是儿时乡村的我们，物质精神“两不富”，缺吃少穿，甚至忍饥挨饿，大人忙农事，鲜有时间管教子女，我们就像这些野地里的瓜儿，依托一丁点的营养，与故乡山水为伴，纵横在大地和远方，心渐渐茁壮成长。偶尔，父母像摆弄这些瓜一般，掀起藤掉个方向，继续让我们泼皮地蔓延，瓜熟蒂落。半百之年，乡村时光老去，却熨帖着心灵，万物事不同，理相近。儿时吃的苦，奠定着我们一生成长的福。